

第四章 泥濘的街道

”玫瑰號“違約卸貨一案撤消審判的消息，就像一個全家都已準備好做后事的垂死病人，突然從床上坐了起來那麼意外和振奮人心。嚴格地說，是振奮儀和洋行裡，特別是“玫瑰號”上的人心。船上舉辦豐盛的慶宴，有白蘭地，朗姆，威士忌，啤酒，和香檳，有牛肉，火腿，雞肉，面包，和西瓜。。。在一陣陣的歡呼聲中，沃爾夫船長向全體船員頒發雙餉，並告訴大家，還要多放幾天假，因為要等待江海關將貨物發還“玫瑰號”。

愛爾蘭水手艾倫沒有加入船上的豪飲，卻拿著雙餉下了船。艾倫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，典型的水手身材，骨骼強壯，四肢粗大，毛發欣旺，眼珠深陷在眼眶裡炯炯有神，牙齒結實，像一頭布爾犬，膚色天生黯黑，加上成年累月的日晒，抹上了一層醬紅。他穿著剛換的海魂衫，白帆布褲，戴著花手帕結成的頭巾，沿外灘向蘇州河北岸走去。

連接蘇州河南北兩岸的是一條寬約21尺，長約400尺的大木橋。這條橋是5年前，一個儀和洋行的高級職員叫威利斯的英國人，在上海的洋人中集資12000美元(2470英鎊)建成的，所以叫作威利斯橋。橋有兩段活動的橋板組成，船隻經過時，橋板從兩邊起吊，讓船通過。人車過橋時需付過橋費，因而給建橋人帶來豐富的收入。

艾倫走近威利斯橋的南端時，西北天空中卷起烏雲，一場上海夏天下午的雷暴雨正在孕育中。艾倫趕緊加快步伐，到達威利斯橋的南端時，猛烈的涼風從蘇州河北岸迎面刮來，天色頓時變得昏暗，鐵灰的河水在風壓下，像煮沸一樣上下扑騰著停靠在河岸兩邊的烏篷船隻。不巧的是，一艘蒸汽船剛好駛來，橋上的人車交通中斷，威利斯橋的兩段活動橋板開始吊起。當蒸汽船緩緩駛過吊起的橋板下時，暴雨以雷霆萬鈞之勢從天而降，一道道閃電刺裂天空，烏雲像無數條巨蛇你擠我壓，伴隨震耳欲聾的雷聲。

艾倫和南岸的人車一起，等待蒸汽船通過，在吊起橋板的嘎嘎鐵鏈聲中，無可奈何地看著自己干淨的水手服被澆得爛濕，緊緊地粘在身上。

雷暴雨在南岸把艾倫澆成了落湯雞，對一個風裡來雨裡去的水手來說那還是芝麻小事。他在威利斯橋恢復人車的橋面交通后，踏上蘇州河北岸，才遇到實實在在的麻煩。街道，除了靠近河岸的利查飯店那一小段木板路外，在盡興肆虐的暴雨下，像浸透在沸水裡的巧克力一樣，化漿了。這不是那種普通的泥漿水，而是那種有厚度深度給行走造成阻力的粘泥糊。艾倫學著周圍中國行人的樣子，脫下鞋子，提在手裡，光著腳在泥濘的街道上小心翼翼一步一步向前走，嘴裡不停用最不堪的愛爾蘭土話詛咒雨和路。他知道應該比中國行人更加小心，因為中國人平時走路都是彎腰曲背慣了，而自己必須改變那種昂首挺胸快步如星的步態。這裡的街道，極為狹窄，寬約6尺，兩旁木板房裡的店鋪還要拼命侵佔街面：上頭，把套著店鋪旗幟或帳篷的竹杆伸出店面，直插街對面；下頭，把店裡裝在籬筐中的貨物直堆到街心。加上往來不絕挑著擔子，背著背包的苦力，和載人載貨的劣馬，奇跡般地在泥漿中運行。任何行人稍有不慎，便會撞到別人或被撞倒，有時候，為了避免碰撞，行人不得不借道走進店家，迂迴回到街上，原本就不寬敞的店面，反過來被行人侵佔，店家的青磚地面上留下了難看的泥腳印子。這裡沒有下水道，路面上一切的液體，隨著路面的自然坡度流去，積成水窪，或蒸發成各種味道的氣體。這裡的路況如此不堪是跟美租界在這裡的形成有關：1844年，美國與大清政府簽訂《望廈條約》取得在上海設立租界的權利后，並沒有派遣任何官方人物到上海來談判劃定美租界的地盤。第一個在上海英租界租到土地的美國人烏利國，沒有官方任命，1846年在英租界升起美國國旗，自說自話成為第一任美國領事，引起英國領事的抗議。1848年，美國傳教士聖公會主教文惠廉來上海傳教，為了設立教堂，沿蘇州河以北虹口地區收買了很多土地，和當時的上海道台會議，口頭答應把這片土地劃成美租界。1854年，美國政府派出駐上海領事馬輝在蘇州河北岸開館，這片土地才正式成為美租界，比英租界的形成整整晚了9年。由於美國政府和美國官員並沒

有英法同行那樣的管理殖民地的經驗，這時候的美租界，沒有一套像英租界工部局那麼完整的市政管理機構。火上燎油的是，因躲避洪秀全的戰亂，租界裡華人人口成百倍的增長，如火如荼的刺激地價，給街貌，民居，交通，和治安卻帶來空前的挑戰。

艾倫光著腳丫在厚粘泥裡淌著走，每踩一步，骯臟的粘泥擠入腳趾之間，淹沒腳背，每拔一步，腳板把粘泥帶出來，積到一定厚度，從腳板掉落。需要小心沒有踩到埋沒在泥裡的小石子或破瓦片。他注意到周圍的華人，尤其是光著上身的華人小孩，走得比他輕快，穩當。他好比是戴著鐵鏈在走動，他們像是踩著熟練的高蹺在前進。

艾倫艱難地走了半個小時，雨勢漸漸的平息了。雲層稍稍升高，向西方退去，露出藍色的天庭。一群骯臟的野孩子，在街上互潑泥水追逐玩鬧，看到艾倫，一個在泥漿中掙扎的洋人，便把他當成目標，不約而同向他潑水。艾倫左躲右閃，用手裡的鞋子遮擋泥水的功擊，立腳不穩，仰面滑倒。野孩子們發出幸災樂禍的大笑，圍攏過來，推他擰他揉他，取虐為樂，直到圍觀的行人裡有人出來喝止，野孩子們才一哄而起，泥漿四濺地走散了。

出來喝止野孩子的是一個在這條街上開餐館的廣東人，名叫勝仔。

勝仔會說一點洋涇浜的英語，他拉起滿身泥漿的艾倫。

”謝謝你。“艾倫透過糊滿泥水的睫毛，望著這個穿著油腥扑鼻的粗褂的矮胖子。

”不要緊，到我店裡去洗洗。“

勝仔的餐館一開間門面，青磚地面上擺著六張黑乎油亮的八仙桌。每張桌邊橫七豎八地放著長短不一的木板凳。靠牆的櫃台，同樣黑乎油亮，櫃台上的竹籃裡躺著腥紅的香腸燒肉叉燒等廣東燒臘，和揮之不盡趕之不絕的黑頭蒼蠅。這麼一家簡陋的餐館，卻有一個相當雅致的店名：探花樓。

艾倫隨勝仔走進探花樓時，店裡有一桌客人，三個洋行裡的粵籍茶房，一邊用廣東話大聲聊天，一邊喝酒。勝仔的兒子，一個十幾歲的孩子，把一頭剛被溫水褪去羽毛的砍斷脖子的鵝，扔在櫃台上。勝仔從泔水桶裡撈出一塊抹布，擦了一把比抹布看上去還白淨些

的板凳，讓艾倫坐下，然後從櫃台後面端出紅漆駁落的腳盆和洗得泛黃的洗腳布，倒入清水，笑瞇瞇地遞給艾倫。艾倫一邊望著勝仔的兒子開始用尖刀解剖家禽，一邊從頭到腳抹了自己一遍。腳盆裡清水瞬間變成泥湯，被勝仔潑到街上，又換上一盆清水，洗了又潑。

“再換一盆洗洗？”

”糟糕，我的錢包不見了！”艾倫突然驚呼。

”八成是給剛才那幫野孩子扒了。”

”我要報警。麻煩你帶路。”

”這兒哪有巡警？在華界，有更夫；在英租界，有巡捕房巡警；在這兒，美租界，什麼都沒有！能問一下嗎，丟了多少錢？”

”14個基尼。在英國，一個工人要工作六個月才賺到這麼多。”

”啊呀，一百多兩銀子。干嗎帶這麼多錢下雨天來虹口？”

”船上規定，每次航程，每個船員允許捎帶50磅的私人貨物。洋行有發大財的門道，我們有賺小錢的路子，剛發了餉，我到虹口來辦點貨，都說這兒的貨便宜。想不到治安這麼差，錢沒有賺到，本卻丟了。”水手艾倫像一切倒霉蛋一樣，需要有講話的對象，傾訴曲直，心裡才好受一點。

”這兒的治安確實越來越差。白天還好，盡是小偷，嗓門大些就嚇跑了。晚上，不帶把刀子，不敢開店，不敢上街。要不是這裡賣酒不用執照，我早把店搬到英租界去了。”

”聽起來，這裡的生意還不錯？”

”晚上比白天好，禮拜天比平日好。跟你們洋紳士不能比，我們下等人有下等人賺錢的路子，你說對嗎？不過，你今天丟錢的事，讓我想想有什麼法子。”

”你有法子？”艾倫高興的大叫起來，三個廣東酒客停止聊天，向他看來。

”是這樣的，為了求太平，我的店平時付些保護費。我找收保護費的那個人想想法子，或許可以把你的錢追回來。”

”如果追回來，我酬謝2個基尼。“

”你自己跟他講好了”，勝仔接著吩咐兒子：“利仔，拿個藍子，切兩斤叉燒給唐耶叔送去，請唐耶叔來一趟。告訴他，我這兒有個客人銀子被偷，請他幫忙。”

”老板，太感謝你了。“

”交個朋友啦。“

勝仔確實想跟洋人交朋友，特別是想跟船上的洋人交朋友。勝仔家裡世代在珠江三角洲做餐飲生意。那時候，大清嚴格實行閉關鎖國，規定中國和西方的貿易限制在廣州一地，由號稱”十三行“的商行壟斷，凡是和”十三行“沾邊的都發了財。勝仔的上代通過”十三行“裡的茶房，先是賺填飽苦力們肚子的錢，進而結識西洋輪船上的大廚，向船上供應鮮醃肉類蔬果，塞滿出海前船廚的倉庫。鴉片戰爭以後，廢除”十三行“的貿易壟斷，和”十三行“沾邊的生意人和打工仔俱受打擊，有的去香港重起爐灶，有的加入洪秀全的隊伍造反，有的北上新開的通商口岸尋求新的商機。勝仔一家在虹口落腳，憑著祖傳手藝，在粵籍社區裡建立口碑，探花樓生意穩定，卻改變不了勝仔想跟西洋船做食品供應的念頭。洋人做生意，手面大，講信譽，有明天。所以，勝仔有興趣結交船上的洋朋友，比如說像今天雨水相逢的艾倫。

兒子利仔帶著收保護費的唐耶叔走進店來。唐，雖稱耶叔，才十八出頭。長得瘦削的臉蠟黃無血色，頭髮又直又黑，一雙狡猾陰沉的眼睛十分機靈，嘴巴很寬，嘴唇很薄，同樣毫無血色，永遠似笑非笑，一看就知他是一個陰險難纏，城府之深同年齡不相稱的人物。同洋人打交道時，他鑒貌辨色的本領，克服了他不會講英語的缺陷。

”唐耶叔光臨，”勝仔又做翻譯，又做介紹：“這位洋紳士是。。。“

”艾。。。倫。“

”從哪裡來？“

”英商‘儀和洋行’的船員。“

”來虹口貴干？“

”辦點貨。“

”找誰辦貨？“

”墳山路口的潘四先生，半年前我去過。“聽到“潘四”，勝仔和唐耶叔的眉角都像針扎一樣，跳了一下。

”潘先生已經搬家了，我帶你去見他。“唐出乎意料的熱情提議。

”我的錢呢？追回來，我酬謝2個基尼。“

”跟我走，不要多問。“

在接下來的半個小時裡，艾倫跟隨愛走小巷曲徑的唐，真正見識了這塊密密麻麻地住滿中國人，並且以中國人的隨意個性，散漫地發展起來的城市角落。橫過來看，沿街的每一寸土地都被用木板，石塊，青磚，鐵絲，蘆葦，竹筒，稻草，破布，等等。。。各種材料蓋起的宅子佔居。到處都是門，或像門一樣的窗。從門裡進進出出，或從窗裡探出頭來的有穿綢緞的富商，戴瓜皮帽的賬房，白衫黑褲的聽差，打赤膊的苦力，提菜籃的娘姨，洗衣服的主婦，手捧水煙槍的老人，衣衫襤褸的乞丐，挖鼻子看街景的小孩。。。有的喜氣洋洋，有的陰沉著臉，有的精神抖擻，有的毫無生氣。每家店鋪都以不同方式展示店名或表達店鋪性質的廣告：塗在伸出店面的布幔上，漆在陽光照耀下的黑木板上，寫在一隻沐風浴雨的燈籠裡，或干脆用石灰抹在牆頭。鐵匠鋪敞開著赤熱燃燒的火爐，隔壁的家禽店，將活雞活鴨裝在籠子裡，任客在家禽的屎尿味中選購；坐在竹椅子上的老人，臉上磨出一道道歲月的溝渠，觀看另外兩個把辮子盤起來的老人，蹲在小桌子前，聚精會神地下棋，他們的頭上飄挂著晒干的小孩衣服；店員從兩開間門面的綢緞庄裡，向行人吆呼減價，門口停著剃頭擔子，師傅把刮胡子刀洗下的水，看准行人空隙處的地方潑去。概括來講，阻塞，繁忙，吵鬧，活潑，骯臟，臭味，和無所不在的蒼蠅，主宰這裡的一切。

彎曲狹窄的小巷盡頭是一片墳地。半年前，艾倫第一次來虹口找潘四先生的時候，

取道小巷前面的正街，沒有見過這片墳地。根據各國領事同上海道台簽訂的《土地章程》，租界內原有的華人墳墓得到保護，所以在各處租界仍能見到華人的祖先，原地安息，和他們的子孫同漂洋過海的洋人，相安無事的一起雜居。

傍晚的彩霞，將雨後的雲層，邊緣鑲成金色，中間染成青色。浸飽雨珠的青苔，在隆起的墳堆上綠意盈然。正如唐耶叔所說，潘四先生搬家了，但是，並沒有搬遠，而是從墳山路口，搬到墳山路尾。從外表看，潘四的新居和鄰居比，形狀和大小沒有什麼兩樣：一間兩層樓的板房。門裡是一個又小又亂的天井，青磚鋪地，堆滿垃圾，滑膩骯臟，有了下午摔倒泥漿地的可怕經驗，艾倫走路倍加小心翼翼，心裡還在掂記那14個基尼的下落。天井的盡頭，開著上樓的樓梯口。一個似乎是半瞎的老婆子，若無其事地坐在那裡，看到艾倫和唐走近，猛烈地咳嗽起來，把一口黃粘的濃痰吐在青磚地上，然後伸出粽子般的小腳，擦去痰跡。

“樓梯很陡，走慢點。”唐用手勢向艾倫比劃。

樓梯不僅陡，而且搖晃得很厲害。樓梯的把手上挂著一隻大蜘蛛，正在安靜地織網，沾上從沒有天花板的屋樑上掉下的灰，使網顯得更加豐滿。艾倫呼吸著垃圾化解的氣味，跟在唐的後面，唐的衣服的後擺幾乎要擦到他的鼻子，走上樓。樓梯頂端，站著一個滿臉凶相保鏢似的大漢。

“四先生的顧客，”唐介紹。

大漢揮揮手，示意他們朝走廊另一邊的樓梯走下去。走下去的樓梯同樣污暗，卻沒有那麼陡，跟走上來的樓梯成直角。艾倫忍著眼睛鼻子等感官上的難受，用他上下船艙多年練就的直覺測量，從天井進來，經過上樓的樓梯，走廊，和下樓的樓梯，跨度已經超過走進門時那間兩層樓木板房的範圍。

艾倫的直覺沒錯。潘四先生的新居，從外表看，隻是一間不起眼的樓房，實際上，潘四把周圍的樓房都買下來，裡面打通，成為一幢有上下兩層，八道樓梯，和二十幾間房

間的巨舍。

當艾倫隨著唐耶叔走上另一條樓梯的時候，潘四先生正在巨舍隱密的正廳裡收貨。潘四的右臉頰上有一塊明顯的傷疤，抽鴉片，使他骨瘦如柴，皮膚像紙一樣，卻精神百倍，別看他那副干癟的身子骨，他娶了五房太太，生了一打以上的孩子，好比雞下蛋，多多益善。

潘四先生收的貨形形色色，來自四面八方。他按照先來后到的順序，讓送貨人挨個將貨物放到身旁的黑漆八仙桌上，八仙桌的另一邊坐著賬房先生，守著賬本算盤，一杆秤，和一堆銀元，聽候東家的發落。天還沒黑，正廳的窗戶半掩半開，西沉的陽光瀉進來，照耀在潘四所坐的靠背鑲著大理石的鏤花太師椅，和太師椅后面牆上關公父子三人的畫像。為了看清貨物，八仙桌上燃著兩柄碗口來粗的蠟燭，紅色的蠟燭油從芯上慢慢地淌下，給夏天的傍晚增添熱意。

潘四先生拿起第一件貨：兩杆新穎的后膛式來復槍。送貨人是一個瘸子。

“哪裡扒來的？”

”青浦戰場。“

“死尸還是活人身上來的？”

“死尸。”

”長毛還是官軍？”

”官軍“。

”每杆15元。“

”四先生，能不能加點？這種槍，新的每杆要賣80元。“

”不行，死尸身上來的，晦氣。“

賬房將30塊銀元如數點給瘸子。

第二件貨物是一個裝著手柄的大鐵蓋子，重約30斤。送貨人的右手中指缺一節手指。

”這是什麼？“

”下水道蓋子。“

”哪裡來的？“

”花園弄。工部局在那裡修路。“

”2元。”

”加點嗎？我老婆病了。“

”3元，算我送給你買藥。“

第三件貨物是包在油布裡的五大塊鴉片。潘四先生拿出其中一塊，湊近聞了一下，然後示意賬房秤重量。

”3斤“。

”哪裡來的？“

”沙遜洋行倉庫。“鴉片的送貨人身上沒有缺少什麼，卻是個斜眼。

“這種大土，每箱40塊，怎麼隻拿來五塊？”

”幾個人一起干的，我分到這些。“

”每塊8元，五塊一共40元。“

”四先生，這可是喇班土，你怎麼給金花土的價？“

”胡說，金花土每塊6元。下次，你拿整箱喇班土來，我給你喇班土的價。“

第四個送貨人是個臟稀稀的孩子，他送來的是一個被泥水浸透的繡花錢包。錢包裡有14枚相當於一英鎊一先令的金幣。潘四先生拿出一枚，跟賬房耳語，然後問孩子金幣的來歷。

”路上撿的。“

”吹牛。天下哪有這麼好的事情，路上能撿到金幣？不說實話，我不給錢。“

孩子吞吞吐吐，仍然不肯把錢包的來歷說清。這時，唐耶叔走進來，告知潘四洋顧客艾倫的到來。就像探花樓老板勝仔一樣，潘四先生非常喜歡和洋人交朋友，原因相同：洋人做生意，手筆大，講信譽，有明天，儘管他的生意和勝仔的生意大不一樣。潘四想暫停盤問孩子，以便專門接待洋顧客。但是眼尖的唐看到了錢包和金幣，連忙湊近潘四的耳朵。

“滾出去！”潘四聽罷唐的耳語，向小孩子吼道：“小赤佬，差點壞我大事！”

“四先生，你不作興白拿我的錢包！”孩子拒絕離開。

“拿去！”潘四先生抓起兩枚銀元，扔給孩子。”滾！”

艾倫看到孩子興高彩烈地雀躍而去，他依稀記得這張臉，剛才在街上的泥漿裡折騰自己。

“艾倫先生光臨，我太高興了，”潘四是土生土長的上海洋涇浜人，18年來在租界做這種獨門生意，早已練就一口來自發源地的正統洋涇浜英語：“聽說艾倫先生丟了錢包，讓我手下撿到了，一點點誤會，一點點誤會，哈哈。”

為了營造親切的氣氛，潘四要唐在正廳等候，自己陪艾倫去五姨太房裡茶敘。這些都是艾倫覺得蠻享受的：在家鄉愛爾蘭，他是個普通人，因為窮，不得不離鄉背景，出海討生活；在船上，他是個水手，風裡來，雨裡去，成年到頭干粗活臟活；不料到了上海，一下船，不知有多少拖著辮子的中國人想巴結他，使他產生一種從未有過的優越感。

五姨太屋裡的陳設豪華，大理石桌面的圓桌上擺著胭脂花粉。屋裡點著昂貴的檀香，再也聞不到臭味。靠裡邊的牆角三個嵌玉石的雕花樟木箱，一個疊一個，蓋住了整整一面牆。另一面的牆上挂著山水仕女圖和一口西洋鐘。暗紅色的紅木床，床杆床腳鏤花精細，大得足以睡四五個人，綠色的床幕低垂，裡面是潔白小孔的蚊帳。床的對面是放著鑲象牙柄煙具的吸煙榻。

五姨太，一個比潘四先生年輕20歲的少婦，害羞地看著艾倫從海魂衫領子裡露出的

濃密胸毛，后者好奇地看著她身上沉重的金銀首飾沒有壓跨她纖小的身軀。五姨太伺候完茶水果點后，便知趣地退出房去。

“艾倫先生，這次到虹口來，想辦點什麼貨呀？”

”潘先生，你知道的，我隻有50磅的倉位，所以想辦點貴重一些，分量不重就值點錢的貨，比如茶葉，生絲。“

”你來的正是時候，我手上就有一票南潯四象的貨。“

”對不起，我對動物不感興趣。更不要說是象那樣的大動物。“

”不，不，艾倫先生，你誤會了。四象是指盛產生絲的南潯地方四個最大的絲商。上海租界開埠以后，南潯的蠶絲不必取道廣州，改從上海就可出口。四象中的顧福昌先生，最早來到上海租界，英文靈光，成為和洋人直接做生意的絲通事，在金利源碼頭開設‘顧壽泰絲棧’，他的貨，招牌硬，到倫敦非常搶手。“

”那麼為什麼要叫他們‘象’呢？”

”錢多生意大的意思。他們四個絲商，家產都在千萬以上。顧福昌先生是上海絲業會館的董事，還是金利源碼頭的大股東。我手裡現在剛好有‘顧壽泰絲棧’的貨，所以我說你來的正是時候。“

”謝謝你的介紹，能開個價碼？”

”市價是二兩八錢銀子一斤，換成磅，也就是二兩五錢銀子一磅。艾倫先生是老顧客，我特別優惠，打對折，一兩三錢銀子一磅，如何？”

”我帶來14個基尼。合多少銀子？”

”一英鎊合10元五角銀元，一銀元合7錢銀子，所以14個基尼合108兩銀子，這是剛才我賬房先生算好的，艾倫先生可以再算一下。沒錯的話，艾倫先生可以買83磅生絲。”

”可是我隻有50磅的倉位，多了33磅。“

”艾倫先生正是正人君子。不夠的33磅，我建議艾倫先生向你的同事借倉位，到了倫敦，賺了錢，你跟你同事拆賬分紅好了。要是拆賬分紅都不行的話，算是替你同事代買，你反過來收點手續費，也能賺錢，你說對嗎？總之，這麼好的價錢，機會難得。如果，艾倫先生開船前介紹同事來買，我給百分之三的佣金。“

艾倫非常佩服潘四的推銷術。他心裡盤算了一下，船上想捎帶生絲的水手很多，無論按潘四建議的哪個方案，船到倫敦，自己都可以賺200%到300%的利潤，所以決定買下83磅生絲。當然，艾倫不可能知道，潘四先生是以每磅五錢銀子的價格“收”下這批從‘顧壽泰絲棧’偷來的贓物。

接下來，潘四帶艾倫去倉房提貨。艾倫很不想離開這個舒舒服服的房間，但是為了做生意，不得不回到空氣裡充滿各種氣味的環境。經過了幾翻的上樓下樓，在蜘蛛和無數飛虫的注視下，來到了倉房。倉房，像監牢一樣，用鐵柵欄隔開，門口放著防火的大水缸，牆上涂著防潮的石灰漿。沒有窗戶，一切由保鏢們手裡的蠟燭照明，光線有限，盡管如此，艾倫對潘四的豐富貨源還是大開眼界。這裡是成衣鋪：挂著中式皮袍，綢褂，和呢制西裝；這裡是家俱店：紅木家私，銀質蠟燭台，西洋擺鐘堆在一角；這裡是酒寮：泥蓋封的壇酒，厚玻璃瓶裡的琥珀色洋酒，比肩並列；這裡是藥行：人參，中藥，鴉片，標籤分明地放在一格格的木架子上；這裡是軍械庫：盔甲，馬鞍，刀劍，槍枝，子彈帶整齊排列。除了看得見的貨類，還有大大小小的木盒，竹筐，和柳條箱，裡面內容不詳。

潘四先生打開一個柳條箱，從印有“顧壽泰絲棧”編號的油布包裡取出一筒生絲，遞給艾倫。在保鏢湊近的蠟燭光下，這筒生絲呈半透明的銀白色，摸捏一下，柔軟滑爽，富有彈性，拉伸度強，不愧為南潯四象的貨。艾倫以前販過生絲，對這樣的質量非常滿意。過秤以後，一切就這樣成交了。

潘四先生吩咐唐去番菜館送來炸豬排和金必多湯，款待艾倫在五姨太房裡晚餐。然後，派遣唐安排苦力褚著83磅（合75斤）生絲，護送艾倫回蘇州河南岸。

盛夏的晚上，繁星在深藍的天盤上眨眼，泥漿剛干的虹口街上到處是衣冠不整，以各種姿勢，倚臥在竹榻木床長椅上納涼的華人。艾倫一行三人，苦力為首，水手居中，唐在最后。看著苦力肩上的便宜貨，艾倫像撿到金塊那樣高興，因為童年挨過餓的經歷，使他覺得金錢是僅次於上帝的皇上。16年前，家鄉愛爾蘭爆發一種叫作晚疫病的細菌，引起民間主食馬鈴薯大規模腐爛欠收，形成長達5年的大飢荒，為了避免像父親一樣餓死，艾倫14歲上遠洋船當水手謀生，至今要寄錢瞻養家鄉的母親和兩個還未出嫁的妹妹。現在，他細細計算：這趟販買生絲，如果以14基尼為本，翻上兩番，總計可得42基尼，合44鎊2先令。按愛爾蘭當年的物價，面包每條1先令，方糖每磅8便士，雞蛋每打4先令，馬鈴薯每磅一先令。44英鎊足夠家鄉一家生活一年。如果，一年能夠寄錢兩次，多余的錢，就可做妹妹們的嫁妝。

心裡喜孜孜地編織著83磅生絲將帶來的美好生活，艾倫一行三人，不知不覺已經到了威利斯橋南岸的英租界。同北岸相比，南岸的街道要干淨的多，但是街燈同樣昏暗。這些燃油的街燈要到3年以後被煤氣公司的氣燈取代，才會將外灘的夜色展現通明。唐耶叔堅持要離開外灘，改走織道路，強調那裡路面已經加寬，比較好走。艾倫跟唐有語言隔閡，覺得唐是當地人，比自己熟悉上海，便毫無異議地跟著走。

織道路已經從6尺寬的中式街面，改建成根據工部局規定，寬21尺，人車分道的西式馬路。但是改建尚未完工，路上放著修路的車輛，工具，設備，和材料，行走並不方便。艾倫心裡嘀咕唐的錯誤選擇，正想公開抱怨，卻被街角邊出現的黑影撞了一下，一個趔趄，差點摔了今天的第二跤。還沒有來得及用愛爾蘭話詛咒，一杆來復槍的槍筒，頂住了艾倫的肩膀。

”站住！“兩個巡夜的巡捕房巡捕攔住去路。”我們要檢查行李，請合作。“

苦力肩上的柳條箱被取下，打開。裏包三筒生絲的油布上，“顧壽泰絲棧”的紅色編號，在巡捕手握火把的照耀下醒目地映入眼簾。

“果然是‘顧壽泰絲棧’偷來的贓物！”巡捕們得意地冷笑。

這時，唐已無影無蹤了。